

第十五章



1971年5月1日张春桥陪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
威尔科克斯 (V. G. Wilcox) 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灯火晚会

第十五章

难识庐山真面目

用张春桥挑战林彪

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，毛泽东评价说是开了一个团结的大会。而实际上不但没有加强团结，反而加大了毛泽东和林彪之间的矛盾，在政治路线上的分歧已经公开化，其结果是周恩来支持林彪提出的发展生产力的路线，陈伯达更是从此完全倒向林彪。而林彪系统的军人想得到周恩来的支持，便企图用叛徒问题把张春桥搞倒。这一愿望没有实现，张春桥还是顺利地成为政治局委员，而且更为重要的是，张春桥等起草了政治报告，成为毛泽东继续革命路线的支持者，在毛泽东心中又赢得了一定的地位。

取消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，中央的工作班子由中央政治局集体领导，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主持日常工作，社会秩序和党内有了一段时期的平静。其实毛泽东心里很清楚，这种平静只是暂时的，斗争还在继续。平时林彪对文革派就起着抑制作用，而九大把他作为法定接班人，他定会对文革派特别是对张春桥下手收拾。也可能是毛泽东为避开林彪的锋芒，才把张春桥放回上海，让他为整党建党工作做出一些经验来。

果不然，张春桥回上海之后，林彪就要他的几员干将向毛泽东告状，开始收拾江青了。林彪此时最大的合伙人是汪东兴。九大以后，汪

东兴了解到林彪系统有反对江青的情绪，就有意和黄永胜、吴法宪、邱会作、李作鹏接近，他们先后在汪东兴家中谈过两次话，在中央军委所在地三座门也谈过话。每次谈话的时间都在五小时以上，谈话内容主要是围绕毛泽东与江青的关系问题。据汪东兴说，毛与江的夫妻生活早在1964年就结束了。汪的谈话使黄、吴、李、邱确信毛泽东早和江青在生活上并无特殊关系，所以他们抵制江青就无所顾虑了。

由于汪东兴的误导，邱会作等的胆子就大了起来，开始搜集江青在平时讲话中对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批评攻击的话，他们要向毛泽东汇报，得到林彪的支持。汪东兴立即安排黄永胜、吴法宪某晚7时到毛泽东处。他们大胆地向毛泽东汇报了江青攻击政治局其他成员的话，但毛泽东对江青仅仅有些小责备，主要还是为江青开脱，他认为江青是随便说的，政治局委员之间谈些问题是可以的，但不能搞攻击别人的活动。告状未成，邱会作认为上了汪东兴的当。

从《毛泽东年谱》来看，林彪用自己的特殊语言对毛泽东大树特树，像崇拜天神那样崇拜毛泽东，而毛泽东一开始对林彪的颂扬之词要么直接反对，要么作些修改。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对，而林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颂扬。林彪私下里在他的藏书《学文化辞典》“个人崇拜”词条旁边写道：“他自我崇拜，自己迷信，崇拜自己，功为己，过为人。”他是认识到毛泽东有个人崇拜的需要，所以他在《论马克思、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》一条中写道：“仿斯之于列、恩之于马、蒋之于孙。”“人工的、有意识的、主动的、正面的去作拥护的表示。”“最迅速地响应他每一新的倡议，因为他正迫切等待着别人的态度。”“他主事——惟命是从。”“不为一号事先，动而辄随。”“你先说了东，他就偏说西，故当听他先说，才可一致。”¹看来，林彪的“高举”、“紧跟”、“拥护”，都不是发自真心，而是为了保护自己，使自己不犯错误。毛泽东和林彪之间这种推崇和被推崇都是政治需要，因为政治的需要，所以有伪装虚假的成份。毛泽东也可能看出林彪的违心之言，所以1966年7月8日在《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》中就说：我历来不相信，我那几本小书，有那样的神通，“现在经他一吹，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”，以后又多次说：“名曰树我”，其实是“树他自己”。林彪虽然为自己立下座右铭“不为一号事

先”，可是他当了接班人之后，还是忍耐不住，想要试一试这个接班人是真还是假。

1969年10月15日，毛泽东再次离开北京到达武汉。当时关系相当紧张的中苏两国商定将进行副部长级外交谈判，而中共高层则担心，苏联会以谈判为烟雾，而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。10月18日，正在苏州休养的林彪，在没有得到军委主席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，口授“关于备战，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”，要求“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，进入战时指挥位置”，并以《第一个号令》的名义正式下达全军，调动全军进入紧急备战状态。²周恩来把林彪的“紧急指示”传阅文件呈报给毛泽东。

陪同毛泽东的汪东兴拿到林彪的《第一个号令》，立即送到毛泽东住处。毛泽东看后，一脸不高兴的样子，对汪东兴说：“烧掉。”³实际上，后来苏联确实也没有借机对中国进行任何军事上的袭击。1970年4月，毛泽东由杭州转抵上海。离开上海回北京时路过苏州。这一天，毛泽东带着张春桥、马天水去见林彪。他们的谈话在专列上。毛泽东在谈话中先是说总理年龄大了，问林对周总理的接班人有什么考虑，然后话锋一转，问林彪：我年纪大了，你身体不好，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？见林彪不吭声，毛又追问：你看小张（指张春桥）怎样？有张春桥在场，弄得林彪不知如何回答才好。后来，林彪在谈到怎样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时，才转弯抹角地表示：还是要靠黄、吴、李、邱这些从小跟着主席干革命的人，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。⁴

姚文元的秘书胡鼎钧回忆：那时毛泽东在上海，张春桥也就住在西郊宾馆。一天，何秀文和驾驶员李金发（本来给林彪开过车，后来给陈丕显开车，现在又给张春桥开车）急忙回来，带了几瓶汽油就走了。我知道他们要出远门了，但不知去什么地方。后来才知道去了苏州。那时毛泽东在上海，要去苏州和在那里休养的林彪见面，叫张春桥、马天水一起去。汪东兴叫何秀文去苏州接张春桥回来。毛泽东的专列到了苏州，林彪上了车。此时毛泽东还是要林彪和张春桥搞好关系。他对林彪说：苏州离上海那么近，不妨到上海去住住。林彪说：春桥同志在上海的目标大。毛泽东的专列开走后，何秀文看到林彪、张春桥站在车站上还谈了一阵，似乎在争论，彼此都有些不愉快。⁵

九大党章明确了林彪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地位，已经合法化了，但是还不到一年的时间，毛泽东就向这位接班人提出“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？”这样令林彪心悸的问题，并征询“你看小张怎样？”这不是在暗示要林彪提早让位，让张春桥接班吗？所以后来有人批评张春桥抢班夺权，是不是由此引发出来的呢？

林彪以《第一号通令》向毛泽东挑战，毛泽东以更换接班人来向林彪应战。这是在酝酿着一场更大风波的先兆。1970年3月8日，毛泽东在武汉提出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，同时提出改变国家体制，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，并说：“如果大家认为一定要，我是不当这个国家主席的，那么谁来当呢？只有林彪同志来当。”⁶

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，讨论毛泽东的意见，会议一致拥护毛的意见。会后，汪东兴邀叶群、黄永胜、吴法宪、李作鹏、邱会作一起到他家里坐坐。话题仍然在设国家主席上，汪东兴对毛泽东的话掐头去尾，变成了“要设国家主席的话，只有林彪同志才能当”，汪东兴又一次对这些军队头头们误导，而他们又信以为真，吴法宪等人听了都感到兴奋，认为是毛泽东对林彪的关怀。

毛泽东不想设国家主席是否乎他的心理的，因为他要退居二线，他认为当初刘少奇当国家主席，给他自己带来了许多麻烦，前车之鉴不能不考虑，于是就不打算设国家主席了。但他又把话说得很活络，并没有说一定不能设，而且说如果设，要林彪出来当国家主席，这是否是他放出的一个气球，想看看林彪的动态？

3月中旬，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，与会者都赞成毛泽东的意见，不设国家主席。林彪闻讯后，即让秘书给毛泽东打电话说：“林副主席建议，毛主席当国家主席。”毛泽东让秘书回了一句顾左右而言他的话：“问候林彪同志好！”⁷毛泽东和林彪玩起了推手游戏。

4月11日夜，林彪通过秘书向政治局打电话，传达他的三条意见：一、仍然建议国家主席由毛主席兼任。二、关于副主席问题，可设可不设，可多设可少设。三、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。第二天，周恩

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，讨论林彪的建议，多数政治局委员同意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。周恩来把这一意见告诉毛泽东，毛泽东明确批示：“我不能再做此事，此议不妥。”

陈伯达、吴法宪、李作鹏站在林彪一边，康生和张春桥则站在毛泽东一边，争论的焦点还是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。为了缓和这个矛盾，康生提出在宪法中写上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。林彪得知这一消息表示高兴。

1970年8月14日下午，修改宪法小组在中南海怀仁堂继续开会，参加会议的有陈伯达、吴法宪、康生、张春桥。当讨论到国家机构问题时，吴法宪提出在国务院这一章应该写上“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”这句话，康生、张春桥都表示反对，他们说：“再写上重复，毛主席也不同意写上。”张春桥接着又说：“有人口口声声说天才地、全面地、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，连赫鲁晓夫都是天才地、创造性发展了马列主义呢。这简直是一种讽刺。”吴法宪认为，张春桥的话是冲着林彪来的，就责问：你这是在讽刺林副主席吧？你是“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！”⁸

第二天，吴法宪通过叶群把他和张春桥争论的情况向林彪报告。林彪让叶群给吴法宪打气，对康生和张春桥驳斥得好，抓住了他们的尾巴。林彪抓住了张春桥，把他和毛泽东的较量转移到张春桥身上，要拿张春桥开刀了。

8月17日，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，对《宪法修改草案》最后定稿，估计会上要有一场唇枪舌剑。出乎意料的是，江青、张春桥、姚文元在会上一言不发，周恩来感到张春桥有些反常，林彪则说：此事没完，“庐山会议还会有问题，还会提出来”。⁹林彪为什么要坚持把“天才地、创造性地、全面地”写进宪法？因为这三个副词是他提出来加在毛泽东头上的，如果这三个副词去掉了，就等于把林彪否定了。为了保住接班人的地位，可以说三个副词是林的命根子。所以凡是由他提出来的吹捧毛泽东的“副词”，都要保留下来。

庐山惊魂

九届二中全会在8月23日举行。8月19日，各地代表就陆续起程奔向开会地点庐山了。被封了的庐山，虽然有几百位代表上了山，仍然是安静的，显现不出有什么热闹。看来，在斗争漩涡中的人物都是轻松的，谁也没有想到庐山上会风云突起。

林彪8月20日上午上山，下午就和陈伯达单独谈话，商量如何对“陆定一式的人物”张春桥发动进攻。8月22日晚，陈伯达又到林彪住处，他非常希望林彪能在会上讲话。陈伯达认为：在主席那里起作用的主要是江青和张春桥。江青不能碰，碰碰张春桥还是可以的。张春桥的问题不解决，对党的事业危害实在太大了。如果林副主席提出张春桥的问题，毛主席肯定会支持的。林彪没有表态，只说如果要讲，明天开会前向主席报告。¹⁰

在上山之前，林彪是准备讲话的，叶群叫秘书为他准备讲话稿件。在起草讲话稿时，叶群提出要坚持天才的提法，因为张春桥反对称天才，所以打击张春桥的武器就是坚持天才论。林彪上山后，对讲不讲话曾一度有所犹豫，林彪警卫秘书李文普回忆：开会前讲不讲那番话，林彪表现出犹豫不定的样子。上车前我在旁边，曾听见林彪问叶群，这话今天讲还是不讲？叶群说，要讲！最后一刻，林彪才决定拿张春桥开刀。¹¹

毛泽东得知林彪要讲话，就问讲什么？林彪说：最近听到吴法宪讲，8月13日宪法修改小组会议上，张春桥反对提天才，不同意写国家机构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，公开反对“天才地、创造性地、全面地继承、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”的评价。还说连赫鲁晓夫也是天才、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，说三个副词是讽刺。毛泽东说这个要讲一讲，要批评，但是不要点名。毛主席又问怎样讲？林彪说：讲两点，一是关于宪法修改草案，第二是讲天才问题。毛泽东同意林彪发表以上的讲话内容。

8月23日下午，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，毛泽东主持开幕式。林彪作了长篇讲话，提出：“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。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。”

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，“这是形而上学观点”，“是反马克思主义的”，“这点值得我们深思，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”。林彪发言后，康生表示对林彪的发言“完全同意，完全拥护”。并提出在选毛泽东当国家主席、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“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”。“如果主席不当国家主席，那么请林彪副主席当国家主席。如果主席、林副主席都不当的时候，那么国家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。”会议结束，毛泽东一边站起来，一边说了两个字：“散会！”张春桥在会上有何表现呢？张春桥没有发言，但肯定能听懂林彪的讲话是对着他的。

邱会作有一段回忆：那天开会的座位，张春桥坐在我的左边，我们紧挨着。林总评论宪法时，他总是张开口，无声地笑着，一个字也没有记录。当林总讲到“我们的同志必须记住，必须把这种迷迷糊糊的思想，变成自觉的思想”时，张春桥有些敏感，立即紧张起来。他越听越不是滋味，沉默起来，拼命做记录。林总讲完话之后，他掏出香烟，自己没有抽，第一支先给了我。他的手都有点抖，拿着香烟对我说：“老邱抽烟。”这是我们认识以来，他第一次递给我香烟，我有点好笑。这虽是小小举动，但也可以看出张春桥当时的心理状态是做贼心虚。我和张春桥是老死不相往来的，1967年1月，他支持上海二军大红纵造我的反，我对张春桥是憎恨的。¹²

尽管邱会作憎恨张春桥，但他描述的张春桥的紧张心态应是真实的。以张春桥的政治经验，林彪的讲话肯定和毛泽东商量过，他此时还摸不准毛泽东的真实想法。但从康生的发言对林彪的全力支持，表明原来和他站在一起的康生的态度变了。如果林彪的讲话没有毛泽东的支持，康生不会转变得那样彻底。张春桥知道自己背靠的就是毛泽东，如果毛泽东支持林彪，自己靠山的态度变了，自己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，又怎能不紧张呢？

晚上9时许，召开政治局会议，周恩来主持。张春桥、姚文元坐在后面，不像往常一样总是坐在前面，和周恩来并排坐着；江青、康生虽然坐在前面，江青总是吊着脸不说话，康生不停地抽着烟也不说话。陈伯达、吴法宪没有什么具体事情，在会场里来回走动。两种不同心情的人，两种不同的情绪，显得格外分明。

政治局会议，主要研究开小组会问题，没有别的议程。散会之后，吴法宪请陈伯达到他的住处去谈天。邱会作、李作鹏、吴法宪都是听众，主要听陈伯达谈。陈伯达认为张春桥是个无名小卒，没有什么本事，写文章也不行，还好表现自己；总怕别人不知道，到处瞎吹；张春桥写的东西都是在上海请人搞的等等。他们一直谈到24日凌晨3时才散伙。

林彪要打垮张春桥，并不是在会上讲了一番话就算了。又像在九大那样，他的几员大将在全会各大组私下串联，营造声势，上下结合，准备一举搞垮张春桥。不过他还是在政治上留了一手，他本人并不出头露面，而是在后面对叶群面授机宜，要求军委办事组成员在各组讨论时要表态拥护自己的讲话，并叮嘱发言中不要点张春桥的名。

随后，在叶群的指挥下，林彪手下几员大将除黄永胜留守没有上山外，其余的按照统一布置，分头活动，私下串联了空军、海军、总后的一些中央委员，进行交底动员。

《第六号简报》

8月24日，下午分组讨论。叶群在中南组，吴法宪在西南组，邱会作在西北组，李作鹏在中南组，他们都以林彪定下来的口径进行宣讲，鼓动为林彪抬轿子，不点名地批评了张春桥。

许世友是华东组的组长，晚上讨论时，张春桥来参加了。他换下从文革开始就穿着的军装，改穿一身浅灰色的毛哔叽中山装，含笑和大家打招呼。因为大多数人不知道林彪讲话指的就是他，所以对他还是很客气。许世友掌握华东组的讨论，比较平稳，一是因为华东组没有林彪的大将来当“宣讲员”，二是作为组员的陈励耘、王维国虽知道一些底细，也不敢轻举妄动、抢先出头。其他各省的中央委员都感到吃不准，只能泛泛而谈，正面领会林彪讲话精神。上海小组的王洪文、徐景贤这时也迟钝起来，在林彪讲话以后，还没有和张春桥接触过，吃不透上头精神，搞不清林彪讲话指的是什么，有什么背景，所以决定先看看形势再说。在华东组第一次讨论会上，张春桥静坐着，也没有发言。